

天 火

有价值悦读

阿 来

Tian Hu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天 火

Tian Hu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有价值悦读

阿 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火/阿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有价值悦读)

ISBN 978-7-02-010070-5

I. ①天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9653号

责任编辑 钟 印
责任校对 李晓静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3千字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9.125 插页3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070-5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社会飞速发展,欲求稳定健康、立足长远,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,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;社会飞速发展,现实的我们,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,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“有价值悦读”丛书,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,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,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,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,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。

初出第一辑,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,每人一册,不特选小说,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。

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,一些作者未能收入眼下这一辑,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,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,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,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天火 \ 1

德格:湖山之间,故事流传 \ 229

赞拉土司传奇 \ 251

沃日土司传奇 \ 267

末世土司 \ 277

--- 天 火

1.

多吉跃上那块巨大的岩石,口中发出一声长啸,立即,山与树,还有冰下的溪流立刻就肃静了。

岩石就矗立在这座山南坡与北坡之间的峡谷里。多吉站在岩石平坦的顶部,背后,是高大的乔木,松、杉、桦、栎组成的森林,墨绿色的森林下面,苔藓上覆盖着晶莹的积雪。岩石跟前,是一道冰封的溪流。溪水封冻后,下泄不畅,在沟谷中四处漫流,然后又凝结为冰,把一道宽阔平坦的沟谷严严实实地覆盖了。沟谷对面,向阳的山坡上没有大树,枯黄的草甸上长满枝条黝黑的灌丛。草坡上方,逶迤在蓝天下的是积着厚雪的山梁。

多吉手中一红一绿的两面小旗举起来,风立即把旗面展开,同时也标示出吹拂的方向。时间是正午稍后一点,阳光强烈,风饱含着力量,从低到高,从下往上,把三角旗吹向草坡和积雪山梁的方向。

多吉猛烈地挥动旗子,沿着沟谷分散开的人群便向他聚集过来。

他挥动旗子的身姿像一个英武的将军。有所不同的是,将军发令时肯定口齿清楚,他口诵祷词时,吐词却含混不清。也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字字听清,因为人人都明白这些祷词的内容。

多吉是在呼唤火之神和风之神名字。呼唤本尊山神的名字。他还呼唤了色嫫措里的那对金野鸭。他感觉到神灵们都听到了他的呼唤,来到了他头顶的天空,金野鸭在飞翔盘旋,别的神灵都凌

虚静止，身接长天。他的眉宇间掠过浅浅的一点笑意。

他在心里默念：“都说是新的世道，新的世道迎来了新的神，新的神教我们开会，新的神教我们读报纸，但是，所有护佑机村的旧的神啊，我晓得你们没有离开，你们看见，放牧的草坡因为这些疯长的灌木已经荒芜，你们知道，是到放一把火，烧掉这些灌木的时候了。”

神们好像有些抱怨之声。

的确，旧神们在新世道里被冷落，让机村的人们假装将其忘记已经很久了。

多吉说：“新的神只管教我们晓得不懂的东西，却不管这些灌木疯长让牧草无处生长，让我们的牛羊无草可吃。”

他叹息了一声，好像听见天上也有回应他叹息的神秘声音，于是，他又深深叹息了一声，“所以，我这是代表乡亲们第二次求你们佑护。”他侧耳倾听一阵，好像听见了回答，至少，围在岩石下向上仰望的乡亲们从他的表情上看到，他好像是得到了神的回答。在机村，也只有他才能得到神的回答。因为，多吉一家，世代单传，是机村的巫师，是机村那些本土神祇与人群之间的灵媒。平常，他也只是机村一个卑微的农人。但在这个时候，他伛偻的腰背绷紧了，身材显得孔武有力。他混浊的眼睛放射出灼人的光芒，虬曲的

胡须也像荆棘一样怒张开来。

“要是火镰第一下就打出了火花，”多吉提高了嗓门，“那就是你们同意了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跪下了，拿起早就备好的铁火镰，在石英石新开出的晶莹茬口上蒙上一层火绒草，然后深深地跪拜下去：

神灵啊！

让铁与石相撞，

让铁与石撞出星光般的火星，

让火星燎原成势，

让火势顺风燃烧，

让风吹向树神厌弃的荆棘与灌木丛，

让树神的乔木永远挺立，

山神！溪水神！

让烧荒后的来年牧草丰饶！

唱颂的余音未尽，他手中的铁火镰已然与石英猛烈撞击。撞击处，一串火星迸裂而出，引燃了火绒草，就像是山神轻吸了一口烟斗，青烟袅袅地从火绒草中升起来，多吉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团升着青烟的火绒草，对着它轻轻而又深长地吹气，那些烟中便慢慢升

起了一丛幽蓝的火苗。他向着人群举起这团火，人群中发出齐声的赞叹。他捧着这丛火苗，通了灵的身躯，从一丈多高的岩石顶端轻盈地一跃而下，把早已备好的火堆引燃。

先是红桦白桦干燥的薄皮，然后是苔藓与树挂，最后，松树与杉树的枝条上也腾起了火苗。转眼之间，一堆巨大的篝火便燃烧起来了。风借着火苗的抖动，发出了旗帜般展动的声音。

几十支火把从神态激越庄严的人们手中伸向火堆，引燃后又被高高举起。多吉仔细观察一阵，火苗斜着呼呼飘动，标示出风向依然吹向面南朝阳，因杂灌木与棘丛疯长而陷于荒芜的草坡，他对着望向他的人群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开始吧。”

举着火把的人们便沿着冰封峡谷的上下跑去。

每个人跑出一段，便将火把伸向这秋冬之交干透的草丛与灌木，一片烟障席地而起，然后，风吹拂着火苗，从草坡下边，从冰封溪流边开始，升腾而上。剩下的人们，都手持扑火工具，警惕着风，怕它突然转向，把火带向北坡的森林。虽然，沟底封冻溪流形成的宽阔冰带是火很难越过的，但他们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火万一引燃了北坡上的森林，多吉蹲进牢房后，也许就好多年出不来了。

就因为放这把山火，多吉已经进了两次牢房。

今天,上山的时候,他从家里把皮袄与毛毯都带来了。有了这两样东西压被子,即使在牢房里,他也能睡得安安心心,暖暖和和了。大火燃起来了,从沟底,被由下向上的风催动着,引燃了枯草,引燃了那些荒芜了高山草场的坚硬多刺的灌木丛,沿着人们希望它烧去的方向熊熊燃烧。来年,这些烧去了灌木丛的山坡,将长满嫩绿多汗的牧草。

烧荒的滚滚浓烟升上天空,这大火的信号,二十多公里外的公社所在地都可以看到了。要不了几个时辰,公安开着警车就会出现在机村,来把多吉捕走。

这个结果,多吉知道,全村人也都知道。

眼下,大火正顺风向着草坡的上端燃烧,一片灌木丛被火舌舔燃,火焰就轰然一声高涨起来,像旗帜在强劲的风中强劲地展开。这些干燥而多脂的灌木丛烧得很快,几分钟后,火焰就矮下去,矮下去,贴着空地上的枯草慢慢游走,终于又攀上另一片灌木丛,烛天的火焰又旗帜一般轰轰有声高涨起来。人群散开成一线,跟着火线向着山坡顶端推进。用浸湿的杉树枝把零星的余烬扑灭,以防晚上风变向后,把火星吹到对面坡上的森林中间。

多吉一个人还留在峡谷底下,他端坐在那里,面前一壶酒已喝去了大半。他没有醉,但充血的眼睛里露出了凶巴巴的神情。人

们跟着火线向着山梁上的雪线推进,很快,好些地方的火已经烧到雪线,自动熄灭了。正在燃烧的那些地方也非常逼近雪线了。那些跟踪火头到了雪线上的人完成了任务陆续返回谷底了。人们回来后,都无声无息地围在他的四周。他继续喝酒,眼里的神情又变得柔和了。

一场有意燃起的山火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时燃完了。人们都下到谷底来,默默地围坐在多吉的身边。多吉喝完了最后一滴酒。他把空壶举到耳边摇摇,只听见强劲的山风吹着壶口,发出噓噓的哨声。多吉站起身来。环顾一下围着他的乡亲,大家看着他,眼里露出了虔敬而痛惜的神情,连大队干部和村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都是如此。他满意地笑了。不管世道如何,总有一个时候,他这个知道辨析风向,能呼唤诸神前来助阵,护佑机村人放火烧荒,烧出一个丰美牧场的巫师,就是机村的王者。

他慢慢站起身来,马上就有人把他装着皮袄与毛毯的褡裢放在了毛驴背上,他问:“公安还没来吗?”

大家都望望山下,又齐齐地摇头,说:“没有!”

“他们总是要来的,我自己去路上迎他们吧。”然后,他就拍拍毛驴的屁股,毛驴就和主人一起迈步往山下走去。

人群齐齐地跟在他后面,走了一段。

多吉停住脚步，把手掌张开在风中，他还扇动宽大的鼻翼嗅了嗅风的味道：“大家留步吧，想我早点回来，就守在山上，等月亮起来再下山回家吧。”然后，他眼里露出了挑衅的神色，说，“如果要送，就让索波送我吧。”索波是正在蹿红的年轻人，任村里的民兵排长也有些时候了，“如果我畏罪逃跑，他可以替政府开枪。当然我不会跑，不然今后牧场荒芜就没人顶罪放火了。”

这个家伙狂傲的本性又露出来了，惹得民兵排长索波的脸立即阴沉下来。虽然能够感觉到阴冷的牢门已经向着他敞开了，但做了一天大王的多吉却心情不错，他对冷下脸去的索波说：“小伙子，不要生气，也是今天这样的日子才轮着我开开玩笑，我不会跑，我是替你着想，公安来抓我，由你这个民兵排长把我押到他们面前，不是替你长脸的事情吗？然后，你把我的毛驴牵回来养着就行了。”

关于多吉当时的表现，村人分成了两种看法。

一种说，多吉不能因为替牧场恢复生机而获罪，就如此趾高气扬。

但更多的观点是，索波这样的人，靠共产党翻身，一年到头都志得意满，就不兴多吉这样的人得意个一天半天。但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却说当下索波就停住脚步，扭歪了脸说：“什么?! 我答应把毛驴给你牵回来就不错了，还要我给你养着!”

索波话音刚落，人们的埋怨之声就像低而有力的那种风拂过了森森的树林：“哦——索波——”

但索波梗起细长的脖子，坐在了地上，仰脸望着天空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“哦——”埋怨之声又如风拂过阴沉的树林。

多吉知道，自己沉浸在那挥舞令旗，呼唤众神，引燃火种的神圣情境中太久了。现在，那把激越的火已经烧过，山坡一片乌焦，作为一种罪证赤裸而广大地呈现在青天白日下，这里那里，还冒着一缕缕将断未断的青烟。多吉终于明白，虽然放火的程序与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在这个新时代里，这确乎是一种罪过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从驴背上解下褡裢，扛上自己的肩头，对着大家躬躬身，独自向山下走去。

这时，警车闪着警灯，开进了村里。大家看见走出很远的多吉，向着正要上山的公安挥手，向他们喊话，说自己会下去投案，就不辛苦他们爬上山来了。几个公安就倚在吉普车窗边看着他一步步从山上下来。

多吉走到山下，公安给他戴上手铐，把褡裢装上车子，就开

走了。

大队长格桑旺堆说：“今天回去，就写证明，大家签字，把他保出来吧。”

格桑旺堆又说：“妈的，送保书的时候，可没有小汽车来接，只好我自己走着去了。”

有个年轻人开玩笑说：“那你就骑多吉的毛驴去吧。”

结果那个年轻人被他父亲狠狠打了一个嘴巴。年轻人在县里上农业中学。眼下学校放了假，老师们关起门来学习批判，学生便都回乡村来参加生产。年轻人梗起脖子，想要反抗，但被更多的眼光压制住了。风把山坡上的黑色灰烬扬起来，四处抛洒。在这风中，黄昏便悄然降临了。

天一黑下来，正好观察山上有无余火。但一片漆黑中，看不到火星闪烁或飞溅。星星一颗颗跳出天幕，然后，月亮也升上天幕，山峰，山梁，都以闪光的冰雪勾出了美丽的轮廓，甚至深沉在自身暗色中的森林的边缘，也泛出莹莹的蓝光。烧荒过后的地方，变得比夜更黑，更暗，就像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中央的无底深渊。

望着这片漆黑无光的地方，这片被火焰猛烈烘烤过的土地，已经在严冬之夜完全冷却下来，不会被风吹起火星，把别的林地也烧成眼下这样了。于是，人们放心地下山回家。只等来年，被烧去了

杂灌木的牧场上长满丰美的青草。

多吉已经被押到了公社，派出所所长老魏叫人开了手铐，让他坐在自己的桌子跟前。还叫人端来了一茶缸开水。

老魏叹口气：“又来了。”

多吉有些抱愧地笑笑：“我要不来，不成材的小树荒住了牧场，牛羊吃不饱，茶里没有奶，糌粑里没有油，日子不好过呀！”

“这么一说，你倒成英雄了。”

多吉笑笑，说：“这样的事，做了，成不了英雄，不做，大家都要说巫师失职了。”

“那你可以不做这个巫师。”

“这是我的命，我爸爸是巫师，所以我就是巫师。”

“那你儿子也是巫师了。”

“现在，没人肯嫁巫师，我没有儿子，以后，牧场再被荒住，就是你们自己操心了。”他还找补了一句后来成为他恶攻证据的狠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什么都改造，该不会让牛羊都改吃树吧？”就为这句话，在这篇小说将要描写的那场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将会让老魏干不成公安，而带给他本人的厄运，更是他当时无法想象的。

这句话刚说完，就有年轻公安厉声喝道：“反动！”

但老魏沉默半晌，说：“真的，不放这把火就不行吗？”

多吉倒是很快就接上了嘴：“就像你不逮我不行一样。”

老魏挥挥手，说：“带下去，不要让他冻着了，明天一早送到县上去。”

多吉说：“我还是多待一两天，大队的保书跟着就会送来，我跟保书一起到县上吧。”

年轻公安说：“保书送来你就不蹲牢房了？”

“那怎么可以呢？在牢房里过年好，有伴。我想，还是跟往常一样，开春了，下种了，队里需要劳力了，我就该回去了。”

老魏叹了口气：“只怕今年不是往年了。”

多吉眨眨眼：“冬去春来，年年都是一样的。”

年轻公安提高了声音：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！全国山河一片红，今年怎么还是往年！”

多吉摇摇头：“又是一件我不懂的事情了。”

因为放火烧荒，多吉与老魏他们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第一次，他很害怕，第二次，他很委屈，现在，这只是到时候必须履行的一道例行公事了。当初对他也像现在这年轻人一样凶狠的老魏倒是对他越来越和气了。多吉带人烧荒，是犯了国家的法。法就像过去的经文一样明明白白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写在纸上。但这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个人的行为有违经书上的律例，什